

版出社版出育教



晨早的风梦

著 榮 周



封面設計：万羊



周 燦 詩 集
多 風 的 早 晨



自序

那时我说我再也写不了诗了。我说那时，指的是我的第三本诗集「云南园风景画」出版之后。我说这话的意思，是表示我在诗歌的写作上，终于遇到了困难。我不知道我该写些什么，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写。当然，谁都会说（我自己也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丰富生活，也就同时丰富了写作的题材。但是一个人豈是轻易地就能丰富他的生活？我禽有我禽的世界，走兽有走兽的世界，甚至花草、树木、虫鱼、也都有各自的小小的天地，各自所习惯的活动范围。燕子偶爾也会横过浩瀚的大海，尝一尝雨丝风片的滋味，然而更多的时刻，牠们却棲息在簷下樑间，呢喃闲話春泥筑造的新巢；青蛙偶爾也会潜入水塘里，証明牠是一种非常两棲的族类，然而更多的时刻，牠只是蹲在石头上、莲叶上、青草地上，鼓腹而鳴。

但是我忽然發覺星星会眨眼，花朵会笑，树叶在风来时，都議論紛紛，溪流一边走路，还一边試唱它新編的曲子；在廣大宏垠的宇宙间，还有一个幽靜的角落，那里充满着神思的微粒所化成的空气。你是知道的：百尺的細絲，把蚕兒一层又一层地網住了，牠仍然記得桑叶可口的清香。经历了許多个昼夜，连蓝天的浮云也是哲学的，连牆角的小花也是哲学的，连八阵图中的蜘蛛們也是哲学的。

於是我那折了翼的詩的小麻雀，又開始顛顛撲撲地飛了起來。
而且我又找到了另一种飛翔的方法，虽然我不可能飛得很高，像鴿子們，像鷹隼們。

於是繼「千年之蓮」之后，我寫成了这本「多风的早晨」。

我不会老是做着「孩子底梦」，天真与幼稚，有时实在有点含混不清。人也不可能永远「青春」，晒了我一个早晨的太阳，現在已經一拐一拐地，往西边那一头走去。「云南园的风景画」，美固然很美，看多了，也会麻木不仁。

童年住过的老屋，就祇能贏得你一份眷戀的感情，但是那无数的蛛網，堆积得厚敦敦的灰塵，以及一阵一阵腐朽的臭味，該会叫你皺起眉头吧？

所以我从老屋里出来，沿着開滿鮮花、長遍綠草的田野走去。

田野是属于早晨的，有許多风，阳光尤其醉人。

我唱着一支接一支即興的歌。

70 拋石頭的人

71 湖水啊

73 我的世界

75 黑鍵

76 是非

77 池水

79 欺蒙

81 告誡

82 造窩

84 写景以外

87 很近・很远

89 失去

90 化夢

91 醒來

92 過去・現在・未來

95 要有煙霧迷濛

97 健忘

98 忽大忽小的世界

100 夢的年紀

102 西班牙之夜

104 鬥牛

106 流浪

108 南園紀事

111 微笑的少女

112 我有求於詩的

114 花開花謝

116 一月的感覺

117 新的冬日

119 一九六八

目 錄

1 星星与我	25 廣坊	45 木馬圓台
2 像这样一个星期天	26 圖書館	47 白髮
4 云	27 沒有心臟的都市	49 雨的故事
5 植物园	29 富士屋	51 人羣
6 多风的早晨	30 风筝	52 啼血的杜鵑
10 鴨的早晨	31 爆竹	53 憶杏影
12 落叶季	33 太阳与花	54 听李白的話
14 白沙海滨·午后	34 一朵莲花	57 旧罗江中的白莲
16 暗香	35 而种子	59 罗素的蜡烛
17 雨树	37 果实	60 貝多芬的故事
18 日出·印象	38 年輪	61 瑪丽亜永远年轻
19 花鐘	39 黑咖啡	63 珊德拉
20 黑天鵝	41 水是我	65 給任逊先生
22 魚缸与魚	43 沉思者	67 洗衣妇
24 魚市縮写	44 手	69 擦鞋童

星星与我

夜有一千隻
而我只有两隻
眼睛

一千零二隻眼睛
在靜靜的寒夜里
默然相对

我的星星
你们怎么曉得
在无数个光年以前
就以那样的目光
向我凝视



像这样一个星期天

还有什么好嫌
像这样一个星期天

水很热情

天很慷慨

阳光金碧辉煌

风也不少你一片

最好是坐船

一海的船

笑得抽动着双肩

桥边

有一个断耳的梵谷

用许多暖调儿

描他心头的火焰

桥下

不外是些



捕跳魚的童年

在污泥的浅水中

翻寻小螃蟹的童年

奎籠純粹以炭笔画就
碼頭呢

一張入選沙籠的黑白攝影
剪綉的远帆
色彩鮮艷

像这样一个星期天
还有什么好嫌



云

停留在

低空中的一片云啊

你深深地感动了我

虽然是偶然的出遊

也不忘庇護

你怀里的羣山



植物园

一池的凉

千畝的阴

浮在空中

沒有重量的

許多的靜

草在綠

樹在抽芽

薔蘿爭着

向上攀登

却又低頭

頻頻回顧

有蟬

躲着

却不住

以長長的

長長的叫聲

追我 追我



多风的早晨

在多风的早晨

站立在

多风的地方

站立在

高高山上

站立在

日观峯

山峯千仞

可以長嘯和振衣

呼呼的声响

迎面而来

是童話里的天神

鼓着咀

吹一口長長的气

能沐浴於水中的

也能沐浴於光中



也能沐浴於
流動的清涼中
也能鬢髮廝磨
親天地的香澤

也能跳躍
不以沉重的雙足
而以轻盈的
飛得起的心
并且飛得很高
投入云的搖籃
飛得很快
趕上了
張開的羽翼

也能快樂
也能堅持自己
曾經和一粒砂
和一块岩石
和万頃波濤



和昇华了一半的
花心的露水
同时存在

站立在

多风的地方

在多风的早晨

没有麻木不仁

没有沉溺

就祇凌空一寸

也是好的

像冰上的芭蕾一样

像水一样

充满一切

像光一样

照遍一切

像风一样

拂尽一切

在多风的早晨
站立在



多风的山峯
听呼呼的声响
逐渐远去
人

逐渐和万有
共享畅美的失落



鴨的早晨

霧的早晨
花的早晨
鴨的早晨

湖的那一边

有一列小舟远影
白的 黑的

張片片羽毛的帆

湖的这一边

水波盪漾

一隻兩隻

撲通声里尾朝天

撲通声里

潛入綠藻深处

再浮現時

滴水不沾身

像湖面的莲叶



媽媽 媽媽

我爹看鴨

我不爹回家

芬芬叫着

芬芬跳着

修長的頭髮

亂得好看

鴨的早晨

湖的早晨

芬芬的早晨



落叶季

都飘下来了

这样多

黄金的船

一艘艘

在小道上

搁浅

这下子

可苦了园丁

扫去一堆

又见太阳和明月

搬来成万个影子

这下子

可苦了瘦的诗人

一声声叹息

随着一片片萧然

重重墜下



然而所有的枝桠
並不關心
所有的枝桠
光禿禿
却並不可怜

皮层底下
痒痒的
綠星点点
就姦爆出来



白沙海滨·午后

午后二时的太阳

忙於煮一海柔波

渴望有风

不意风也被烫过

白沙的沙不白

綠色凝成块

树叶与草

溶解其中

云的船多沉重啊

沉重而又静止

假日营中玩球的孩子

有一下午幸福的童年

哨子昂長的啼声

震破結网的空气

那成羣的浴者呢

却在沙和水上



描繪他們的青春
以雉的跳躍
以禽的高歌
以丰收的欢笑



暗香

远处的树阴下
有一方池水
已经不早了
荷花还在睡

一阵风
微微
往这个方向吹

胡姬的绿叶
玉似的青翠
许多白蝴蝶
永远停着不飞

一阵风
微微
往这个方向吹



雨 树

最好那濃阴底下

有一间小屋

最好那小屋

是我的家

夏天即使來訪

也不从这里走过

垂帘千串

綠袖拂衣

秋天不但从这里經過

还頻頻走到门前

陪同一阵清凉的驟雨



日出·印象

上帝說應該有光
於是就有了光

溫暖也隨光而來
以及金黃與血紅

圓規畫不出的这个大圓
總會遇到海的切綫的

有宏聲的聖樂自雲端响起
自凍結成塊的寒夜



花 鐘

在这无声的旋转里
什么日子都美丽

任何时间都有色彩交融
香气在阳光下蒸腾

华德迪斯尼虽然死了
有一羣米老鼠围着他唱歌

冬天也离园巨人的花园
孩子们又在树枝上出现

在这无声的旋转里
地球忘记了他的年纪

黑天鵝

迢迢千里

飛過

遍野牛羊的國度

到這兒來

這兒是綠的匯萃

修竹茂林

濾一輪毒日

日光下

水百合開得真美

一盞盞

紅的白的

池塘燈火通明

照映

微雲的天空

天空不是故鄉的

但是寂寞的黑天鵝



心头无限温暖
当牠们看见
每一双
爱意深深的眼睛



魚缸与魚

天堂不需妥

而魚缸里需妥

幽默

正如馬克吐溫所說

幽默的泉源

不是快乐

是悲哀

假如蚯蚓不表

任何鰓和鰭的活動

就失去理由

莊周的設想

未免太天真

也总不能說

所有靜止的時刻

都用以沉思

就祇將宇宙的謎猜破了

便又如何



每一方寸的綠藻之林
都已走過

一顆顆渾圓的石子

再也擺不出新穎的图形

在衝不開玻璃圍牆的时光

只能數呀數着

自己吐出的水泡

於是想起

所未的故事

說圍牆之外

有許多險惡的流水

叫做溪

叫做澗

叫做江河

藍藍的

在天底下閃光

●莊子秋水篇：「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之樂也。」

魚市縮寫

从四面八方

到來參加清晨的集会

从大海

从小小的池塘

还记得嗎

网是窒息的

鉤 难堪而戏謔

不委跳躍了

跳躍只能

擦伤更多的鱗片

用一排黑色的珠子

爲大大小小的尸体估价

再裹牠们以徹骨的冰

但裹冰的人

絕无冷血的感觉

不会哭泣的 魚是



廣坊

如同秋日的庭院
許多不同枝桠的落叶
忽然相聚在一起

天空奇異而高
连日光也阴阴冷冷
投石於古潭
沒有回声

且不妄說片刻寒暄了
就祇關懷的一瞥
也成梦幻

风来时
二分阶除
一分池水



圖書館

許多名字

許多思想

智慧是水晶的燈飾

疊得高高

許多書

以自己獨特的風度

儼然森然地佇立

且色彩斑斕

一如花市

許多咀吧

曾經說過各樣的話

喧嘩 熱鬧

而圖書館却鼓起大腹

將這一切緊緊包圍

圍成一片

思考的寧靜



沒有心臟的都市①

地球上的許多角落

時常出現一些沒有心臟的都市

它們抓住血淋淋的胸膛

於火海中狂奔暴跳

發出淒厲的哭聲

僅僅為了滿足一时的口福

有人將白鴿射殺了

拔光牠的毛

將幼小的身體燒得香噴噴

假如所有的人都發瘋

那時

都市沒有心臟

沒有頭腦

連四肢也被肢解

而大地變成一片流沙

所有踏在上面的

全被貪婪地吞食
不分明 不分明

❶「沒有心臟的都市」是現代雕刻家奧西普·柴特克（Ossip Zadkine）為鹿特丹所塑造的戰爭紀念碑的名字。這座紀念碑以一個人悲痛喊叫的形態，象徵可怕的戰爭。



富士屋

脫去你的鞋

讓我們屈膝坐着

許慎所描述的坐字

就是這樣一種姿態

十尺見方的榻榻米

不應是如此之喧囂

屏風上

永遠白頭的富士山

沒有一絲涼意

從針尖溢出的歌聲

總是那樣委婉

那樣甜蜜

彷彿將人

帶到櫻花樹下

微風里 櫻花盛開

我們喝有竹味的清茶
享受看似柔弱的東方



风 箏

风呼呼地吹
我的风筝
摇摇摆摆地
飞了起来

一根细长的线
将蓝天与人
连在一起

线的这头
是童年
线的那头
是一颗会跳的心



爆竹

可以自诩的
不仅仅是

别人没有过的欢乐

可以自诩的

而且是

别人没有过的悲哀

悲哀是一种清醒

发生在

失眠之夜

发生在

小病后的床头

作为一枚爆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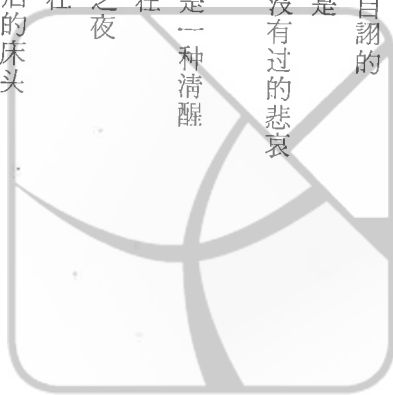
也有它的荣耀

那样的

一声震人的巨响

那样的

一星眩目的火花



那樣的
光光彩彩的
一地的鮮紅



太阳与花

遇到可以高兴的事情

我不敢太过高兴

明亮的阳光底下

常有愁惨的阴影

当灰色的日子突然到来

我不会十分悲哀

凋了的花兒会謝

謝了的花兒会凋



一朵莲花

清水里

一朵莲花

不是蒲团

不是如来的宝座

一朵莲花

本身就是一尊如来

以肃穆的姿态

盘坐着

在沉思



而种子

而种子

而綠了的胚芽

而欲滴欲流的叶

而蓓蕾啊蓓蕾

哈 而花

而雨露加上太阳

青天加上蜜蜂和蝴蝶

蜜蜂和蝴蝶

忙忙碌碌的呼唤

艳丽的花儿呀

幸福的花兒呀

天真浪漫的花兒呀

难道美好的时光

一定委在梦和醉里

悄悄溜走

快乐和痛苦

也可以揉合着
用素迎接凋零

用素聆听

冬日蹒跚的脚步

於全然的清醒中



果实

說是从泥土中来的
說是曾經在金黄的
成熟的阳光里晒許多日子
这就够了

一串串 一簇簇
全是油彩的雍容
就祇是孤零零的
华灯式的懸掛
也弥补了

落花时节的悲哀

而且早自裸体的洪荒
一切的兽和禽
就已享尽

甜蜜的滋味
当牠们諗过多的液汁
暢快地流了一身

年輪

也不妨

做一棵樹

在翠谷青山

森林也有森林的好

密密的

可以嘗

羣的滋味

作為一棵樹

原用不着悲傷

如果我的橫斷面

刻上的

是一圈圈

智慧的年輪



黑咖啡

反正是屬於熱帶的
屬於闊葉樹的熱帶
屬於渾身斑斕
以珊瑚為家的
魚兒的熱帶

屬於島

環島的海水藍藍
陽光化為

玉蜀黍和香蕉成熟時的黃色

但咖啡却是黑的

黑而且濃烈而且芬芳

不必加奶

加奶是童稚的年代

樂觀里溶着太多天真

只加少許的糖

热气腾腾里呷它一口
呷充满实感的生活



水是我

水是我

霧是我

浮云是我

我在大地上遊蕩

在天空中飄揚

露珠是我

雨點是我

冉冉上昇的蒸氣是我

我是沉重的

也是轻盈的

阳光底下

我高貴而美麗

溪澗在山谷潺潺歌唱

溪澗是我

小河在晨風里慢慢流

小河是我

大海上

巨浪滔滔
波涛汹涌

啊

大海是我

水是我

一切是我

在整个宇宙间

我末去无踪

自由是我

快乐是我



沉思者

世界上有許多人酷愛沉思
菩提樹下的釋迦牟尼
雅典街頭的蘇格拉底
用木碗吃飯的托爾斯泰
但是羅丹的沉思者
並不屬於其中任何一人
羅丹所塑造的
是全人類
他所沉思的
是整个的人生

手

我委讚美

罗丹的双手

他曾用双手

救活了巴爾扎克

和貝多芬

而且又用青銅

塑造另一双手

用这双手

讚美世界



木馬圓台

木馬的圓台

緩緩地转动

五彩燈光

閃閃爍爍

一片童稚的歡笑聲里

牽幾個

玩具鋼琴的音符

有一個紮辮子的小女孩

也騎上一匹木馬

一躍一躍地

滑了過去

旋轉的圓台

凌空

畫許多絢爛的圈圈

零碎的音符

匯成一首

回声激盪的歌曲

終於

小女孩跨下馬來

但这时她長髮披肩

亭亭玉立



白髮

丹丹 还记得

你滚过的那个铁环吗

好大的一个铁环啊

用木棒敲着

在馬路上

花拉花拉地响

丹丹 还记得

你玩过的那个陀螺吗

好结实的一个陀螺啊

用绳子一绕

向下一扔

就转呀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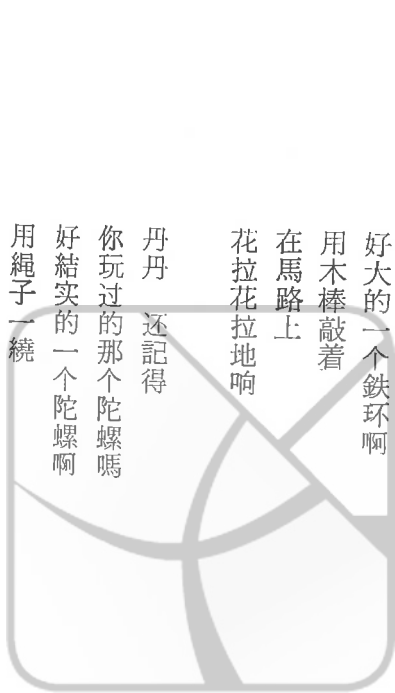
在泥地上

转成个山洞

然后你把铁环丢掉

把陀螺丢掉

到钟表店里



和各式各样的钟錶
合唱一支歌

歌还没有唱完

丹丹 你又走去

河边散步

河水清清

漂洗着

你一头白髮



雨的故事 ①

翻阅个人档案

从最前的一页看起

雨的故事开始了

起初时间是少年

地点是歌楼上

歌楼上

红独昏罗帐

接着时间是中年

地点是客舟中

客舟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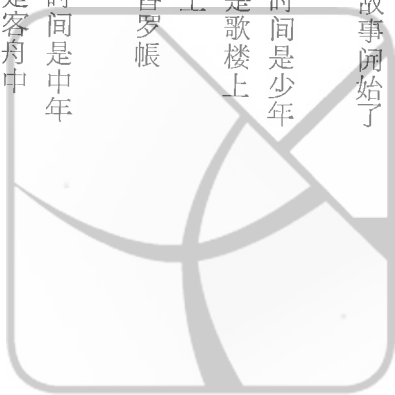
断雁叫西风

最后时间是老年

地点是僧庐下

僧庐下

鬓已星星也



合起文件夹

合起瀟瀟的雨声

雨的故事結束了

●当我在翻阅个人档案(Personal File)时，我想起
了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
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
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
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人羣

原野不在乎空蕩蕩
不見一隻吃草的羊

大海可以一望无际

沒有船

沒有灯塔

眨它疲倦的眼睛

而都市不能沒有人羣

人羣是血液

流遍都市全身

使它在日光照耀下

永远精神飽滿



啼血的杜鵑^①

喜欢詩的人已經不多了
为什么你一写就几十年
即使病魔纏身的日子
你照样唱个不厌

你是江南三月

一隻啼血的杜鵑

那个世界

誰都有去的一天

希望你去时

云端鐘鼓声喧

李賀騎着小驢

匆匆到末接見

① 悼詩人兼小說家絮絮

憶杏影

記得那年那月那天

我們曾吵了一次架

當時你脾氣不好

我的修養也不到家

語言其實只是一張地圖

不能完全表達人類的心意

於是誤會便隨着產生

鬧嚷嚷的說不清道理

如今你到了不用說話的天國

我還留在說不清話的人間

光就這點看起來

死亡也有不少方便

我們總有被罵的時候

但誰都同意你是個好人

當該來的日子來了

你已祇盡了自己的責任

听李白的話

如果大家都听李白的話
能在得意的时候尽欢

那該多好

都知道光阴如白駒之过隙
那該多好

这样 他们就不会

令人臉紅地爭一滴血

或者一支

点了就完了的火柴

如果大家都听見

秋天的第一片落叶

鏗然一声

把心都震碎了

那該多好

知道去年的墓地

有一些已经沒有人扫

那該多好



这样 我们的林黛玉

也就不必哀哀怨怨地葬花

反正都做了泥

春泥不見得有什么香味

八尺桐棺

塗多少层漆还不是一样

吸屍汁的灯心和火炭

总有一日失了踪

但是只妾有海有湖

或者一条流水潺潺的小溪

扁舟一样妾弄

弄时不用散髮

也不妾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

拚命地吹簫

寒山拾得是写詩的

怎么看得起

那批瘋瘋癲癲的花童

同时 酒照样妾喝

花照样妾种

光阳下闲心的散步

照样委进行
敬亭山果然好看
更应该多看几眼



汨罗江中的白莲

吃粽子的人

怎么会记得

行吟泽畔的三闾大夫

美人迟暮

香草早已枯萎

只剩你我的汨罗江

江中一朵白莲

如今 谁还愿意

諛形容枯槁

愿意

饮木兰之坠露

餐秋菊之落英

做不成狂人

做傻子也好

然后 这世界

才有种花的地方



吃粽子时
才会想起云梦
才会哀郢



罗素的蜡烛

吹熄了 生日蛋糕上

九十五枝蜡烛

罗素說 我相仗

我的前半生快要結束

他的前半生是一隻白鴿

在战争的煙火中翱翔

其餘的人都神志不清

他却不會迷失方向

他的后半生 将是

一隻更勇於戰鬥的鷹

戰鬥的目的

只为了最終的和平

这样 罗素的蜡烛

将会很美很亮

即使它们永远熄滅

人类心中依然有溫暖和光

貝多芬的故事

花園得美麗

鳥唱得好听

貧窮的貝多芬

微笑着

在月光下

彈他的鋼琴

挫折惊醒幻夢

痛苦咀嚼心灵

屈強的貝多芬

掙扎着

在命運之神手中

彈他的鋼琴

疾病不斷侵襲

死亡慢慢走近

聾了耳朵的貝多芬

沉默着

在玄聲的世界里

彈他的鋼琴



瑪麗亞永遠年輕

在米開·兰基罗的眼里

我们的圣母瑪麗亞

永远美丽而年轻

连耶穌基督也長鬍子了

我们的圣母瑪麗亞

却永远美丽而年轻

她的臉上 有一撮亮光

照耀着泥土做成的人类

使人类也发出了光彩

她的臉上 有一絲微笑

散佈在苦难的人间

使人间也点缀着欢乐

只因她是耶穌基督的誕生者

我们的圣母瑪麗亞

永远美丽而年轻

只因耶穌基督是不朽的
我們的聖母瑪麗亞
永遠美麗而年輕



珊德拉

爸爸 我是你亲爱的珊德拉
你亲爱的珊德拉
已经没有了家

爸爸 我是你亲爱的珊德拉
你亲爱的珊德拉
眼淚一滴一滴流下

是誰將我們分開 爸爸
分開你和你的珊德拉
如果白人和黑人不能住在一起
為什麼 爸爸

天空中有各種顏色的雲霞
如果白人和黑人不能住在一起
為什麼 爸爸
原野上有綠的草和紅的花

不對的 爸爸
這是什麼話

如果你是黑人

我是白人

你可不也沒有了家

你的眼淚

可不也一滴一滴流下

❶ 南非施行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有一位女孩，名叫

珊德拉，她的父母是白人，住在白人特区，可是她

皮膚黝黑，类如黑种人，遭法院判为「有色人种」，

不許她和父母同住，除非她註冊为佣人。



給任遜先生①

眞漢 你的画

款待了我三个钟头

我是看画的人

買画还不是时候

也不知要的什么把戏

尺幅之內有十里荷香

翠鳥嚶嚶的十丈紅棉

和十丈燃燒的珊瑚一样

其实我看的不仅是画

我也看你的字和詩

金石声里的鉄勒銀鈎

鈎勒掉我一个半小时

我最爱东坡的风雅

恐花睡去而諛紅烛高烧

更爱你詩人偏作詩人状

风雪中騎驢上灞桥

我尤其羨慕你的壯遊生活
到过李商隐夜雨漲池的巴山
一会兒在胡馬西風塞北
一会兒在杏花春雨江南

瀛江畔天天煙雨迷濛
長城窟只适合飲馬

乐遊原永远是清秋节

玄武湖春光如画

失聰固然是苦事
也因此少听許多是非
把这一份时间积蓄起来
多描几笔青山 一弯綠水

①任逊，字真汉，是作家，也是画家。他曾經到新加坡来开过画展。我很喜欢他的画，展出期间，我去参观过好几回。任先生耳朵不好，我跟他談話时，只好用带笔代替咀巴。

洗衣妇

你喝了咖啡沒有
九点半了

你洗了几家
衣都浸了

喏

這一桶是色的
那一桶是白的
架上有肥皂粉
絲的不过漿

下午三點鐘

你能洗完十家嗎

用他一個插頭

就得多二十塊

你这个屋主

真沒良心

你那个男人

也真沒良心

都是他抛弃了你

害得你吃尽苦头



不恨他 不怪他
这是你笨

隔壁一家也丢人洗
你来罢

三个人

一个月多十五块

好本事呀

你这双手



擦鞋童

腿的列车

从我面前

的的达达阔过去

停下表

停下未让我

敷一层油彩

黑色的 棕色的

列车很高

摩天楼更高

只有我

矮矮的

以逡巡的双眼

猎取

一枚两枚

光闪闪的银币



拋石頭的人

有這樣一個人

身世沒有人知道

只見他頭髮長長

光着上身 赤着腳

他天天蹲在馬路旁

撿起石頭往路上拋

不曉得他拋擲的

是憎恨還是煩惱

看見車輪從石頭上滾過

他就拍手連聲叫好

不管你討厭他 怜悯他

他都對你裂咀而笑



湖水啊

我是荷花

青盖亭亭

徜徉在湖水中

我說

这就是家了

我将永远流连

照映高潔的影子

我是垂楊

柔条千縷

就是燕子不來

我也臨風招展

把片片飛花

送進湖心

我說

甶着罢

三分春色

都給了你



如果我是浮云
也不知道今日的旅舍
是那一角天空

湖水啊

你能否帶着旧时的溫情
諒我归來
作偶然的探訪



我的世界

我的世界很小
我很孤独

但是我的眼睛
看見許多形象和顏色
我的耳朵
聽見許多聲音
我的心
看見和聽見
許多思想



用屈辱的眼神瞪着我的
是米盖兰基罗
这五年來
不斷對着我微笑的
是达文西
而貝多芬
是我客廳里的常客
杜甫和李白

不时邀我一块去喝酒

当苏格拉底在街头谈天时

我也是少年羣中的一个

我不孤独

我的世界

很大很大很大



黑 鍵

紅葉很美

不知枯了之后

是什麼顏色

手 停在黑鍵上

躊躇着

不敢按下一个音符

仅仅几个昼夜

結冰的湖

已經不能泛舟

白鴿的白

比烏鴉的烏單調

讓所有的窗都閉着罢

风来也好

雨来也好



是 非

瘦影橫斜的一枝梅花
向我投訴嚴冬的玄情
說冰雪凍紅她的臉
寒風刺痛她的心

嚴冬卻咬住我的耳朵
說了半天梅花的不是
什麼馬蹄將雪地踏傷
只因馬背的人想寫梅花詩

唉 梅花有梅花的看法
嚴冬也有嚴冬的道理
如果你委曉得誰是誰非
還須注意東風的消息

池 水

这是一窪靜靜的池水
顏色不黑也不藍

它是青青的油油的
溶解了草兒藻兒的香汗

它覺得溝水虽汚濁
也能激起美丽的微瀾
它覺得井水虽清潔
連波紋也不泛一泛

但是溝水訕笑它
說它自命不凡
井水也批評它
說它色澤难看

井水不对它下接
溝水不向它高攀
井水認為它變節
溝水懷疑它背叛

溝水和井水勢不兩立
本來是理所當然

可是池水同時有兩個仇敵
比別人的仇敵多了一半



欺蒙

你是一片小小的白云

飘浮在广阔的蓝空

你在金色的光辉里

做许多个金色的梦

你觉得什么都美好

什么都值得歌颂

在你天真的眼里

样样是雨后的彩虹

你以为星星的心底磊落

太阳的感情热烘烘

缺了的月儿妩媚

圆了的月儿玲珑

你怎么也没想到

还有来自各个方向的风

你越是薄弱轻盈

越是容易被它欺蒙

只委它吐一口气

就能吹你到南北西东

尽管经验会教你学乖

可惜代价往往太惨重



告 誡

天空中的云啊
你们应该相爱
当你们相爱时
你们棉白
你们海蓝
你们斑烂绚丽
而且熠熠发光
天空中的云啊
你们不要互相憎恨
如果你们互相憎恨
一切都变得阴沉
破碎和愁惨
泪水也如雨水般
簌簌落下

造 窩

一隻小小的鳥兒
在造一個小小的窩

窩在高高樹枝上
樹在密密森林里
森林在地球一角

銜着又銜着
最好的青草
銜着又銜着
最好的枝桠
飛翔啊 飛翔啊
飛翔里
掉落无数的羽毛



看見月亮夜夜照耀
遂以為樹木能萬古長青
看見太陽天天升起
遂以為自己有太陽的年齡

地球的一角
有一片森林
森林里
有一棵樹
樹枝上

終於出現一個鳥窩

轉眼樹倒了

就把小小的窩摔破



写景以外

有几隻幽灵

时刻盘桓

在矮树丛之间

而矮树丛

又阴森森地

拖長一大串黑影

生鏽的

一触到

就能破伤风而死的

籬笆

围困着

一个瘫痪的池塘

不爻梦想

禽鳥从这儿飞过

连蜻蜓

也不会到水面凌波



但水中的藻
却以它的光速
競宙似地滋長
白喉菌似地
妥封住透气的喉嚨

視覺可以嗅到的
敗叶殘梗的惡臭
在沒有風的靜止里
升騰 升騰

然後忽然 是早晨
忽然陽光撒一地的流金
忽然
在池塘的各处
探出一朵朵百合
紅是稚氣
白是純真

就這樣
末一支合奏
且在這一刻里

諛垂老的池塘
自成一個
惱人的春天



很近·很远

就在那天边
璀璨的

眩人的眼
却不能编它为带
裁它为花笺

云彩很近啊
云彩很远

就在你面前
白白的一片
叫人陶醉 流连
却不能揽它入怀
绕它於指尖

月光很近啊
月光很远

就在你的世界里

到处都看得見
閃閃烁烁

比珠宝还值錢

也許一伸手便拿到

也許一伸手

便化作一縷煙

幸福很近啊

幸福很远



失去

你讚美枝頭的綠
你傾心綠中的紅

然而綠萎枯萎
紅萎凋零

許多美好的東西
迟早都要失去
失去
全無視於
你的黯然



化 梦

曾有許多的悲哀
能够化梦

刚破醒时浴汗的惊惶
就是冰释的寬心

但也有不化梦的悲哀啊
那就像怀了沙的屈原
沉落 沉落
直到达汨罗江底



醒 未

醒未是夜半
瓶里还有玫瑰的餘香

而我已经不認識你了
你陌生如一隻扣窗的粉蝶
如一粒毛絨球 撲的一聲
从忙着編織的膝蓋滾了開去
然后蠟燭也熄了
空白的牆上不啻一个影子

但是我们还委在一起
用手 辨認對方的容顏

過去・現在・未來

飛碟

在低空中一幌

不見了

許多年來

許多地方

許多幸運的目击者

都趣味盎然

向人描述他們的所見

妾在銀河里泛舟嗎

总有一天

选一个良夜

大家一起去

沒有嫦娥作伴

不就祇了

沒有吳剛的桂花酒

也忒所謂



太空船里

有醇美的高粱

喝完了

我们攜手

在大气里浮遊

像孩提时

翻一个輕鬆的筋斗

佔有了陆地与海洋

我们还委更多

只委原子微塵不迷了眼睛

连宇宙也归我们所有

太空运输站

是十里長亭

不委为神話可惜

为童話可惜

我们会繼續吃月餅

在中秋

聖誕节也照样过

把礼物装进長袜

本来就是

爸爸和媽媽的事

有一天

你到表辭別

說要去旅行

问你目的地

你微笑

指着闪闪的繁星



要有烟霧迷濛

要有烟霧迷濛
然后烟消霧散

要有狂风暴雨
然后雨霽风停

要有汹涌的波涛
擎天的巨浪
然后波平浪靜
海变成湖
可以泛轻舟

要有阴霾啊
那样的

凝成瘀血的愁惨
然后热与光
手攜手

一同出現



然后火是烛火
香是花香

梦魇是一隻

受惊的蝙蝠

从开着的窗口

飞了出去



健忘

有許多慘痛的往事

如同圍以鉄絲网的籬笆

醜陋

更潛伏着血的惊惶

而健忘是攀緣的植物

它慢慢往上爬 往上爬

終於把籬笆盖住

还綴上鮮艷的花朵



忽大忽小的世界

起先以为这世界很大
本領再好 也找不到
一隻脫手飛去的汽球
或者一个拉断了綫的风箏

那知有一天
又發覺这世界原来很小
连那隻在微雨中漂去的昏船
居然平平安安靠了岸

一杯茶 一根烟
都能勾起許多往日
晨昏阴晴
有限的唏噓

然而江水东流

总难免要攪乱两岸的沙石

云彩变了

水中的影子也变了



於是又覺得这世界仍然很大
重逢也許是一種悲哀
因为这时的你
已经不再是那时的你



梦的年纪

在梦的年纪

梦的季节

每一处

梦都丰收

地心没有吸力

一切失掉重量

不用展翼

也能飞翔

到了不再是

梦的年纪

梦的季节

已经过去

降落伞失灵

风在欢呼

一声轰然

来自坚实的陆地



如果在梦的年纪

梦的季节

化梦为真

那么

彩虹是甜甜的九层糕

星星是硬币

可以买

一个太阳



西班牙之夜

你们的男孩子

都穿这么贴身的袜子么

你们的女孩子

都在长髮上插一朵花么

你们的男孩子

把歌唱得多嘹亮

你们的女孩子

把舞跳得多热烈

除了吉打之外

手掌和双足都是乐器

来罢 用你们的手和足

奏一首豪迈的曲子

来罢 看誰把胸挺得最直

把腰屈得最弯

看誰能像旋风似的

捲起地上的落叶



（如果此刻是白天
太阳光一定分外明亮
所有的花都盛開
所有的果实都成熟）

你们的男孩子
都像雄壮的牛么
你们的女孩子
都像美丽的孔雀么
你们的男孩子
都愿如火一般燃燒
你们的女孩子
都愿如星一般闪烁

你且歇一歇

諒他未跳 諒他未笑
大家輪流着

就可以跳到天明 笑到天明

鬥牛

你们看我的姿态多美妙
等会儿当我一转身
再一次避开牛角の衝刺
你们又会瘋狂地欢呼

男士们会将帽子抛上天
說我是个标准的英雄
女士们会投我以鮮花
而我以一千个热烈的吻

我手里翻騰的紅巾
使那隻可笑的畜牛野性大發
只見牠目光炯炯瞪着我
用前足将灰塵踢得滾滾飛動

現在 我豈使用鋼刺了
我豈在誰也来不及眨眼时
在誰也来不及呼吸时
将黑色的牛头粧扮得花枝招展

空气已经凝結
你们所等待的就姦来临
我举起了劍 慢慢走近
嚟 毛茸茸的耳朵已在我手里



流浪^①

爱绘画的席德进
曾如是说

如果我还年轻

我愿流浪在西班牙
弹吉普笛人的吉打
唱热情如火的歌

想想看

几人能有这样的经历
单枪匹马
将绚烂的世界
走了一半

一望无际的草原
最宜於牧马

淘金的人倦了

躲在烟草园中抽他的雪茄
森林是原始的
百无聊赖



只等伐木的斧头

如今 在剑河边

仍摇曳着徐志摩的金柳

夕阳中的柔波

在你心头盪漾^②

如果这也叫做流浪

西边的云彩

过的也是流浪生活

耀眼的颜色

醉人的温暖

辽阔的天空

护送着

走一段不平凡的路

① 这首诗是写给 H. K. 的。他有机会到各国去唸书，却自嘲说过的是流浪的生活。

② 徐志摩的诗「再别康桥」第二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盪漾。」

南園紀事

今天 藏書樓上
我們又見面了

誰都說這裡很好

蜷舒的白云

可以念天地之悠悠

四圍的玻璃窗

鑲許多幅山水畫

山山皆秀色

樹樹盡相思

寫這詩的人走遠了

說云山一路青到海的

也去了別的地方

但是山舞綠蛇

醺醺地

醉去數個春日

相思樹都已長大

黃花飄零時

最宜紵半天烟雨

沒有酒

喝咖啡也一样

苦中帶甜

这就是人生

鵬飛江湖

你们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一个說瑞士好风光

英国的气温很提神

又說尼罗河太脏了

金字塔也沒什么了不起

一个說荷兰最可愛

所有的房子都穿新衣

又說一位姑娘将他迷住啦

使他空暇看漁村的景色

而我就只好靜靜地听
从你们的描繪里

从你们的描绘里

去认识梦中世界

倦鸟归巢

总在黄昏时候

你们回来了

栖的岛国

正呈露第一线曙光

你们生命的历程

响彻鸡声一片



微笑的少女

是一朵晒足阳光的花兒
一朵飲甜露水的花兒
突然间的綻開

綻開時 癸出
一连串細縛不住的音响

天空的云霞
地上的清溪
还有千万片綠叶
在这一刹那間
全像走馬灯里的影子
不停地搖盪

玄論南極或北極
你相仗嗎
这时都是春天

我有求於詩的

也許

我有求於詩的

只是这个

只是乘一阵风

透过塵埃和煙霧

升入天藍

只是借蝴蝶的

一双翅膀

飛过

（又高又破旧的）

圍牆

窺探春来时

园里盛宴的百花

用鋼鐵的巨响

換几串蟬鳴

且乞靈迷幻藥



即能擄获

滿袖的轻盈

也許

我有求於詩的

只是这个

只是一种

以虹为桥的奢想

沿彩帶的一头

步步向上

为了捕月和摘星

只是到田中去

抓玉黍蜀公公

一把鬍鬚

还說 老树老树

你吃饱了嗎

这一季的风箏

●本詩最后三句的灵感，得自英培安的童話詩。



花開花謝

依然是排兵的蚁
依然是酿蜜的蜂
依然是爭血的蠅

但是陶潛已死去多年

東籬下的菊花

如今不会有人採摘了
也不会有人

蒸帶霜的紫蟹
喝紅叶燒熱的酒

也不会有人

肯一讀斷碑上的文字
或者和荒野的牧羊人
談談漢闕和秦宮

花開是昨天的事
西沉是今夕的太陽
狂宴之后 燈熄

黑暗掩盖了一头白髮

馬东籬也有一头白髮
但是他已沉醉

而且醒时

不見別的

只見竹籬茅舍里一片翠綠
和牆头背后
连綿的远山

● 鑲括馬志远的套曲「愁思」

一月的感觉

說不上溫暖

那个太阳

风是赤道的风

不含一絲春意

可以不放鞭炮嗎

一串爆炸声

惊走一串甘辛的岁月

被推着拥着

进入一条羊腸小道

不能转身

索性昂然向前走

足踝似乎繃了

似乎还流了血

血跡点点

化作小紅花



新的岁月

只好归咎赤道的太阳
照得人慵慵懒懒

有的說他看不見叶落花闲
有的說年华在暗中偷換

人类虽然沒有翅膀

眼看着也委迤往月球

找美丽的嫦娥談天

尝吳刚新酿的桂花酒

於是覺得这宇宙并不很大

智慧已經跑在声音之前

一切都死了旧了

醒着的思想絕對新鮮

可惜热爱和平的正在作战

好战的声称妥和平

血污的尸体和飢餓的咀巴

叫魔鬼見了多高兴

如今又來了新的冬月
沒有春的地方也綠草離離
和時間赛跑是敗定的了
但可不能再一敗塗地



一九六八

一九六八

迈阔大步

耀武扬威地走索

走索了

而且和我

迎面相撞

轰的一声

大家都跌倒

不知是誰

会跨过对方的身子

走了过去





多风的早晨 詩集

著作者：周榮

出版者：教育出版社

总代理：泛太平洋書业有限公司
597, Havelock Road,
S'pore, 3.

承印者：文化印务公司

初 版：一九七一年十一月

版权所有

定价\$1.00

本書作者其他著作

孩子底梦・詩集 1953

青春・詩集 1958

云南园风景画・詩集 1960

宋詞尝析・古典文学研究 1965

鉄栏里的春天・散文集 1966

千年之蓮・詩集 1968

談詩写詩談詩・詩論 1969

踪跡・遊記 1971



早晨
周粲
多风的早晨
周粲
多风的早晨

